

T 3205/2102.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41

8

災異

邑人周世昌

晉元康中襄陽懷遠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且猶未開形大於
犬如蟻穴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且猶未開形大於
犬哺之而食還置竅中覆以厚藁越宿視之矢所在矣
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
此類也

宋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水高二丈餘

災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邑人周世昌編

災異

晉元康中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發處有窟
大如蟻穴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
犬哺之而食還置窟中覆以磨龔越宿視之失所在矣
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雉
此類也

宋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水高二丈餘漂崑

山張浦沙保六百戶悉盡惟餘五空屋人亦不存

元貞五年秋七月戊戌晝晦暴風雨雹兼發江湖泛溢
瀕海傍江之民災傷不可勝計朝廷以米八萬七千餘石
賑之又海道千戶朱旭記載大德辛丑秋七月風潮飄蕩
民廬死者八九旭嘗運米千石以拯其患 元史

國朝洪武庚午秋七月初吉海風自夷北來拔木揚沙雖
犀兵萬隊不足為雄倒海排山堆阜高陵皆為漂沒三洲
一千七百家盡葬魚腹 呂誠紀
異詩序

成化十五年五月晦酉時有星芒大如杯長尺許有聲自

北流南而沒庚子歲八月十日酉時天火隊如碗碧烟
緼竟天良久方息十二月廿一日夜長星見南二夕而滅
是後海寇大作

成化癸卯正月七日凌晨雨木冰如纓絡葆幢萬樹皆然

漢書五行志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劉歆
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水雲
氣寒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
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
而冰也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
木冰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弘治二年十月五日東北大星殞有聲如雷光燭天地

弘治壬子大水禾稼無收次年民飢不能力稽縣父母楊

公子器以錢穀量口賑濟又載稻種詣各鄉分給之

弘治十年丁巳一冬無雪行季夏令十二月群草木皆吐

花明年八月雨至又明年三月野田如江湖而菜麥俱爛

死七月朔海潮赤如血潮退沙泥尤然

正德四年己巳七月七日大雨傾注一晝夜不息旦起視

之高低田禾俱成巨浸小民流離死亡者不可勝計次年

庚午正月八日民間爭看參星冀得豐穰父老曰使星占

梁驗當復如上年吾民柰何春夏淫雨彌月水更浮于已

言乏食老者填死溝壑幼者委棄街衢久則壯者亦

下枕而死也

傷痛鄉民嚴春家素饒號仁

字出已地以

為賞傳示村民眾皆利于得食

合載江屍經先以徃似得古人掩骼埋胔之意維時縣父

毋方公豪具奏得免漕糧迄今頌德

正德十三年九月新洋江東姚氏忽一日有青龍偃臥墻

下長可數尺塾師誤認為蛇以竹擲之不中旋即飛翔霄

漢尾植天際頭角迤邐向下大風拔木頃之又一白龍從

西南來二龍遊戲天表姚氏積貯席捲殆空越三日大雨

漂沒田禾僅露芒穗小民沒股刈以登場甚艱于食

嘉靖元年壬午七月廿五日颶風大作樹木振拔民居破壞舟行漂溺者無筭一晝夜方息

嘉靖二年癸未旱米價騰踊夏間米石價銀一兩小民枵腹者甚多

嘉靖二十二年甲辰大旱焦土蝥螘攢食苗心次年復旱河渠皆裂米價每石一兩五錢野多餓殍

嘉靖三十一年忽有倭夷騷動濱海村落人頗異之然未敢深入也次年復然迨二十三年甲寅彼因覘知內地無備民間素不習兵乃于四月初七日直抵崑山沿途焚掠

所遇卽手刃之十三日突駕巨艘五六十餘泊於新洋江口賊徒幾千人分割各鄉吹螺舉號屠割淞虐慘不可言其精銳者肆力攻圍燕尾鏃佛郎鉛錫大銃一時合發又造爲雲梯蟻附而上勢甚危急城中之人悉力拒守本縣祝侯軋壽措置撫循督率備至縉紳士庶各出米穀銀錢散給小民晝夜防禦城得不破如是者六十餘日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兵戈之餘疾疫繼作民多死者巡撫周公琬巡按周公如斗相繼奏言東南疲敝請蠲租以活貧民遂得俞旨凡倉糧已徵在官者不准出兌悉令散

還男婦爭赴倉廩負戴而歸歡呼之聲滿于道路

嘉靖四十年辛酉春陰飛雪連綿不霽至四五月間淫雨

尤甚兼以江湖之水橫潦漲溢苗方插蒔者盡沉水底而

雨復不歇遂至民居皆在水中郭門之外一白際天茫無

畔岸四郊無復人迹老幼扶携入城者頃之已為溝中瘠

矣正德己巳庚午之變復見於今吳中之大厄也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二月有海魚突入新洋江上下游泳

不絀二三里二旬不去夜嘗臥於沙灘早行者擊之遂斃

以獻於縣其魚圓身色白而無鱗頭目如豕兩耳卷然尾

如鳥尾有陰戶在下腹身長僅可數尺衆莫識其名未幾

玉峯倉白日起火漕糧尙未交充幾成煨燼邑侯彭公富

親率兵民極力救之稍存其半

萬曆二年七月某日五保帆歸村朱家忽一鳥集於舍前

其色如墨宛然一烏鴉也而形大如鶴又數入於室中朱

恠而捍之鳥以翼擊其臂痛入於髓頃之雷電合作恠雨

飄風亟至屋瓦盡飛塲圃間所貯稻捆及沅濯之衣無一

存者衆曰此鳥即雷公也諸廟中粧塑雷神一手持斧一

手持鉞嘴如鳥喙肘有二翼豈其是邪嘗讀道教玉樞經

有傲龍命鴉之句則知未雷先鴉事或有之但人不常見耳

雜紀

崑山縣治相傳古孟尚書舍宅者孟尚書不知何代人郡志與縣志俱無考然而歷代之名臣凡在邑者俱得而錄之豈孟公爵位不顯而遺之邪意者梁隋之間故治在華亭孟公之舍宅疑在是矣恐非今之縣治後人因襲而祀之若比之佛老之宮伽藍神則益謬矣

唐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楊惠之所作意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術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為一俗工脩治遂失初意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閣

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

之詰旦掘其地果獲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前輩

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

大業九年吳郡朱燮為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起兵赴

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制燮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略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祐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郊墓誌云父選崑山尉生郊而卒是郊時方幼稚恐未能詩或云郊既長問其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至崑山理或然也又按摭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而張祐適至然則祐之留題必樂天守蘇時也後宋王安石以治水至崑夜登山秉燭讀二公詩遂和之而去咸平元年夏四月縣有漁婦李氏張魯河上得一白龜

如錢大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婦取歸授兒爲戲又恐傷之放於河中龜之網如是者三婦怖之復棄去中夜所傍有人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而歸近村王道榮醫龜置神像前失之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忽自甌竇中出迺收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郡守陳省華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龜千歲巢蓮葉之上其出也將以應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出西戎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庭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明年朔方叛帥

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綬宥四鎮君房嘗爲之頌明年秋試進士以崑山進白龜詩爲題

嘉祐中崑山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岍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鞋角帶着短皂衫見人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誥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又有一書乃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令召其人犒以酒食且使人爲其治柁教以起什之法其人喜各捧首謝而去船中有麻子大如蓮的

土人求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龔宗元家居岷山黃姑里藏其父識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帟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插仍用白紙作一大貼貯金花帖于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貼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孫錯祥符中侍內表朱都官允中讀書於鎮州西山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道士據榻而坐錯再

拜而前道士熟視曰窮薄人也當使汝足衣食既而與丹砂一塊且授以符曰此可召役鬼神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砂書符售之一符可用取百錢既下山依教警符頗有餘力遂市牛戴鍤冠被絳服騎至大名時太尉王嗣宗守魏慮其惑衆擒械于獄將以妖誕罪之錯曰吾非造妖者向遇神人見教能令人見其祖先獄者白嗣宗聞之乃曰昔劉根嘗有此術命釋試之果然因爲表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之事後砂盡術衰遂逃去

采亮家於駟馬橋下以捕魚爲業嘗見一白鼠逐之入穴

得書一卷讀之有悟

因擲一索於其家家人見之

追而飲之酒亮使視蛇乃

亮携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恠問之亮

酒罌爾潛見其裸且籃小意其必不能

罌於籃而去翌日於駟馬橋上碎而分諸

亟追逮至官謂亮曰汝今能去此否亮因貯於盆盆剪紙

爲魚游躍水中復剪一鷺飛繞庭下攬其魚而上衆皆仰

觀遂失亮所在

洛陽耆英會有兵部郎中朱貫其五世孫子榮當徽欽時
南奔渡江年甫六歲初抵瓜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以竹
篙拄墮江津俄而舟至丹陽子榮亦登岍舟人驚問之曰
吾拊柁來衆皆歎異同渡僧允謙携以至吳謁郡守賈青
青故慶曆相魏公孫與朱氏世契乃托居史元長家及長
好學仕朝奉卽直秘閣傳至元季德潤遂爲儒臣以文學
著稱徙居岷山至今衣冠科第相承不絕

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
飛集其上人皆以爲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

藍卽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
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他皆
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
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
代空王子不絕薰脩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
有村名白鶴今俱分屬嘉定縣

郊曹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冲天鶴金籠忽自開無
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
鳳侶仙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胡騎犯姑蘇宣撫使周望移舟
退保崑山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旋風入舟印
與文書皆墮水相視駭愕急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胡兵
來襲欲急走通惠鎮留吏求印吏禱于山神曰苟不獲且
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令亦懼乃作堰捍水踏車涸之畚
鍤如雲鑿數尺印已淪泥中矣

紹興元年岷山縣石工採石山推工壓馬三年六月池工
採石聞其聲呼之相應答如平生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
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陳振字震亨老而無子有同姓

之家塾振嘗從容語及繼後事且并

得振問之昌世以難其人對振曰得

恐不敢當久之又問如初昌世謝未敢

此則無出於子矣蓋振曩嘗夢謁家廟

視之乃昌世也此意遂決後昌世仕有政

石浦真武殿前新甃石池一夕大風雷雨霹

大金魚莫知所從來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帶箭造

廣年視箭首得戈人姓名追懲之鶴乃去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

音像因供于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艤舟于此夢

子曰我舟覆父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齊拒之女

一篋宿何傷守齊開篋納之遂驚悟迄旦至羅氏家

觀音初出水身猶沮洳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齊默念

合因乞以歸

樂菴先生遺訓畧云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

惟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可留瞑目

者今具畫一嗣宗輩各遵守之 一此間上簿

小為貴僅可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

裁一摺席藉背可也擲只以碑砌以石版覆之是也 七日

或百日内不須選日便埋可也 一親識賜贈依 例收亞

第經錢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 一僧道巡 疏亦不

可受若在靈帷前持諷尤大不可 一今歲田 產可作五

分分之以一分抄上周急簿逐年一兄弟堂 如成娘之

類歲撥數十千與作營運如此等孤遺皆 賑恤 一吾

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者禮也若 僧一真念佛

一聲非吾子孫

周益公必大年謂云紹興癸酉以親迎主崑山又二老堂
雜誌云予寓崑山時婦家拆上橋易以磚石見其中皆蟄
燕足以闢烏衣國之說又云紹興戊子予在崑山同邑宰
程沂誅之遊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爲屋氣象粗曠唐朝塑
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
堂土人奉之甚謹及上月華閣陟中峰訪古上方下視陂
田漫漫益其佳處也又奏事錄云軋道庚寅至崑山過薦
嚴寺及祭外舅坐國學吳仁傑寺南携所辭七周易及

事來訪又南歸錄云軋道壬辰至崑山李彥平衡來會
益公者王侍御葆之婿也故其往來吾崑旣數且久如
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煥卿有母喪不能舉及
妹未嫁子韶在貶所專价贖書并銀三銖錢二千五百以
助之書辭懇惻見龔氏中吳紀聞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建
危亭壓翠微詩篇直與莫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與老
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株又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
謂言斤斧莫無端他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

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
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元時邑中耆儒盧觀趙天祐衛頤盛德瑞范天與文質共
六人有司月給廩以贍之勝國待士之厚如此

至正廿有三年知州僕侯斯至官訪三先生之墓而封
表之州人管善既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五畝入校官
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無田於是復割田
三十五畝爲祭祀脩葺之用且以其父仲玉之葬亦在馬
鞍山也謂附其主於龍洲之祠僕侯悉爲下令如其請二

先生曰王彥光墓在南郊新漕里李樂菴墓在圓明村劉
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齋殷奎爲之記

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祖母施
夫人病亟祖父秘書君卜竈陽抱山欲穿壙以爲藏施夫
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明
日役者鑿地深五尺許得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
之墓別有石刻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秘書君
命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謝曰感夫人盛
德吾真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子孫聚居岷山至今

爲衣冠巨族。

國朝余尚書茂本游縣庠時方與諸生會饌一老御史微行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平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御史太奇之洪武初邑民歸度爲仇家所搆脫走巴蜀間困苦萬狀至播州丁山會日暮投民家俄有偉貌人就寢謂度言山中多盜賊因抵掌曰吾以束草爲標汝循標過山有大石名碁盤可尋吾家汝無患矣吾褚姓也黎明別去度從其教循標行二十餘里聞鷄犬聲見道傍大石有耕夫扣之曰

此碁盤石也且言人無至此者度以褚言告之衆頗拜曰此吾丁山褚神也有廟在焉數十年前嘗導人至此衆駭異競邀度歸羅酒漿款數日而去後還崑山年九十六而卒

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吾崑督工開鑿千墩浦畚鍤之下得斷刻云龜卜吉著卜凶五百年後湖水衝益唐人墓也

吾崑龔鈍菴大章碩德與學歸然鄉邦之重景泰中吳民大饑乃寄予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與流俗輩所爲空言無補之詩不同漫錄一二一經水旱便流離

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無雞類
垣墼并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
不復享豚蹄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
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

出水東
日記

偶桓武孟爲荆門州吏日濬河得一瓦枕夜卧用之聞枕
中報五更鼓歷歷甚明至四鼓鷄則唱矣擲地而碎枕內
置鳴鼓機括并一鷄甚巧或曰鷄鳴枕也世不可得

梁棟父梁孟鏞洪武中任館陶令薄持其最幼子鍋於館
陶寺中爲僧後數年棟思念其弟求之不得又三十餘

年棟以事至松江寓東禪寺大雨有一僧冒雨決渠棟
之言疑卽鍋也馳歸載其母往焉歷歷能道幼時事抱持
大哭遂携以歸又貢士甘霖父卒時庶母弟方幼偶出嬉
遊失去霖號泣彷徨遍求五載無獲迨謁選京師忽於京
民安姓家見之霖且悲且喜情極懇切安爲感動與之還
教育友愛無異同胞鄉黨稱之

縣學生何天衢妻周氏鄒平王府教授可立女也始鄒平
教長興生夫婦隨家長興生病禱醫皆無效長興有老嫗
密教婦割股且戒之勿言言則三年後汝當死婦潛自割

股合椒湯進之良愈生一日見婦有癥痕固問之婦乃不
敢隱後三年果死時日亦無爽其事頗可恠太僕歸有光
爲文弔之

許伯基立以進士知海豐縣每出行見一老父日掃墓無
間使人問曰吾父母平生畏蛇虫今雖歿恐其潛撓使體
魄不安耳伯基感其孝遺以潔服請與鄉飲大賓席以勵

風俗

伯基一
字惟本

沈通理先生愚號控侗善章草工詩效劉隨州體嘗雪夜
賦絕句曰瓦爐温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鶴眠不似玉堂

金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命史君實圖之置諸左右

英皇一日御使殿宣召文莊葉公對內侍挾公疾趨以進
上見公喘息甚慮不能對即背立他顧良久知公息調然
後諭以玉音當時君臣一體相愛如此

嘉靖中湯墩陶氏掘土得石函內藏趙子昂所書佛經千
字文等石刻甚多完好如故其題墨妙亭書法云大抵古
人用筆之法畧備於此然看緊處收未道看蓋學書有二
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
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與語書也已泰定改元仲春十有

九日門生崑山顧信摹勒上石

崑山舊有斯文會以宴縉紳延齡會以宴耆老甚盛舉也

後二會合而為一且非我士類亦得廁于其間有不屑者

堅辭不出二會俱廢此後又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分

祭王文恭公綯王侍御葆李樂菴衡劉改之過易蓮峰斗

元顧尚書禮龔安節詡諸無嗣者之墓後更名儒紳會邇

來或出仕或病或亡廢亦久矣慕古君子苟能尋舊盟而

復故典亦敦俗之誼也

遺文

縣學租田記

縣有學學有廩教而養之上之

之習廢廩粟不繼則朝華暮鹽之嘆興二者常相須

可以闕一也吾鄉之學安於庠陋者垂百年嘉定乘

縣事巫君似情始濂而新之閱麗雄深十倍曠昔瑞

公寺丞嘗欲涉筆登載而弗果然是舉也役鉅而用

於學田未暇增溢經費之外所餘仁幾何絲是食鼓

書燈焰熄朔旦則見大夫率凡有職掌之士再拜于

揖于堂而退養既不瞻教安所施若是又十有餘年

定辛卯戶部郎直從閣鄒公被君相見知來故吳郡

儒也其為政似陽城其好善似樂克其興起學校似

粵自下車未幾他務事閑教養知無不為始於頌宮

屬三指金殖產高下有差明十秋以二百萬錢俾邑

九舉經理其事得積善等卿良田六十九畝二角十

歲租八十九石九斗有奇暇故顧幾稱書以禪筆豆

夜以給膏油之需公之推廣上恩作成士類抑何詳

也公之言曰吾之田非以不義而得也蓋欲學得有

租而人得有義之供也公於一政事一念慮之聞

乎義義之為用何如哉嗚呼一介不取諸人伊尹之
焉鍾何如於我孟軻之義也伊尹三顧出處雖異而
為義則同士能充此不以窮達得喪動其所以則亦
而非義乎此公之盛心士之所當拳拳服膺者也一
實何且直學陸震持郡符璽門而告曰新租之增為
矣是宜刻石以壽其傳蓋為我記之嗟夫道古今譽
文士之職也顧表遲廢學詐能著文獨念丙辰叨末
焉父兄尚書公榜下士又安敢以不文為辭抑聞之
成俗學之所經設也理財正辭善之所致出也是故
而無其射則非所以為學取民而無其制則非所以
今之所與共理者惟要途是趨惟捷徑是圖知已而
乎乎向有是難村之威急征歛之期知利而已於義
宗儒向道畏清議而恤遊談號稱留學意學校者不為
要亦不過哀科罰之此皆括簿錄之產僅僅為一州計
有德色於屬邑乎何有公則不然寬以愛民而無纖
過取也儉以足用而無秋毫之妄費也好清淨而若
而事也薄滋味而屬傳之弗飾也故能因常富益常

產以培養士之基內而一州外而六邑康無不義之粟
無不養之士我冠捕帶日涵泳於恩波教雨之中公之有
功於學校其可淺近論哉雖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聖門
之所欲成厥既養之矣則教之固不容緩也魯侯戾止在
泮飲酒或不曰養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茲不曰教乎既
飲食之又載教之而使入育士君子之器斯可矣夫豈徒
餽發哉昔昌黎韓愈有言莫為之先雖美而不彰莫為之
後雖感而不傳今公侯置有義之租為有義之供以養屬
邑之士而屬邑之士不能日望下風奉承色笑則所謂教
非庶乎之事歟宰宏而為之表率藏修遊息金鑄而玉成
而為之訓導旌秀士窮而盛之傳於後者亦無窮矣他日
之美之彰於先者血士而究其所施立由庠序觀天子之
公坐廟堂庇天下之士而究其所施立由庠序觀天子之
光以行其所學則若以養之功作成之效豈直一州六邑而
已哉士乎士乎可不知所以自勉乎若夫名遠身榮志得
意滿陳食前方丈弗念憂棄墻角之短檠而遠
忘論之樂是之與相與戒之
公之所望於士者

崑山州先賢墓祭田

即其遺墓所在而祀之令甲所著而儒先之所行也是亦
 於禮者之禮乎崑山如宋御史王先生葆侍御史李先
 生衡以道德節行敦名教龍洲劉先生過以奇偉跌宕
 振作士氣此其制行雖不同要亦非一世之士也祠之所
 以勵流俗之媮汚激懦夫而興起豈苟然哉至正廿有三
 年知州使侯斯至官始詢訪昔賢遺墓得三先生之墓而
 封表之明年州人管賢之墓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五畝
 入校官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以無田於
 是復割田為祭祀修葺其用且以其父隱君之葬亦在馬
 鞍山也請以施田之先賢則分奠焉噫若管若若者亦可謂
 下令如其請有事於親親務一而兩得君子躋之世有履
 知禮慕義者矣賢賢之親親務一而兩得君子躋之世有履
 產破財妄為塔廟念僧之費視名教所在曾莫少槩於其
 心苟非智識之明占一然有見乎流俗之表能不感者鮮矣
 管氏此舉重可嘉也田凡三十有五畝歲得米二十五石
 日奇籍而隸之學官俾有司以時檢舉故事歲再祠之事

元殷奎鄉先生

之廢也久矣後世以義起禮往往

也因為著其本末如此俾後之
 光墓在南即新曹里李先生字
 六里圓明村劉先生字改之墓
 珪字仲玉晦德好施予特為請
 行也夫

續志元郭翼

九月一日翼再拜向

續志所書事蹟往往感於甲下襟亂無
 山言拒富者之金曰園中之鹿園中之羊
 其乃求不作傳尚得為信史邪今必痛
 諛然後編羅漏夫振發幽潛為一州盛典
 才一善人所難能生而積學白首而成者
 之死巖谷又蔑蔑無聞者良可憫哉然貴
 踐者隱而難顯易云者人皆傳之難異者
 人之常情也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所以
 為善此磊落落喜專之人立言著書以垂後

世予自兒時目覩諸老先生及歷歷耳聞
不仕其才德文章書法畫品雖高下不齊要皆
不肖德成材固非一朝一夕所能致也若方外之
門之貞節是皆灼灼可書固不可有所忽畧而棄
見崑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江海所傳士君子
道非人路千金家置一喙而使之然也蓋薰陶漸
自來昔聖人稱子賤為君子而曰魯無君子斯焉
敢列而陳之竊不自揣其言之可信與否惟執事
昔儒碩學李季高蓉月先生衛培月山先生三山
陳愛山或曲章老成或經學博聞皆表表模楷師
也亦有文章之流若俞翠峰之超逸施林塘之風騷
卿之重厚汪至德載之深沈文質學古之奇放馬
之秀麗皆士林尤著者也若楊諫東溪之著述盧
教子朱翺仲翔之標格盧觀彥遠之淳古俞曰遷
文學李簡士廉之清介又不可以偏長而廢棄也
之族則朱旭次山之好古博雅朱仲高之倜儻愛
出之能書能畫顧仁山之恬退守業馬廷玉君
揚仲元伯振祖成之世其家易兼山之吏隱

信善夫之墨妙及乎朱都水妻茅氏之貞
其相伯堂之畫禮書之皆可以激勵流俗
者也鼓琴之妙則宋尹文文壁為之魁中
王彥明楊景文又皆鏗鏘於浙操者也方
外者省夢菴者理獨問者庚西白者器大
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顏悅堂編蒲之有室
有舟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回兼白雲之
蒙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道上則
可推蔡雲谷駢翫可法張虛谷之飄然高舉揚春雲
藝多材是又不可以其疏遠而棄之也題法紀述則
殿玉芝之有詩靈慈官饒運之有記以至齋館之銘
之竭一言一詠皆名流朝士聚精會神極其感者今
其所稱不沒其實若素華子英之高節樓瞿智惠夫之
豈堂姚文魚子章之書聲秦約之仲之鶴塚張師賢
之芝蘭室呂誠敬夫之來鶴亭盧昭伯融觀雲之軒陸
良貴乾乾之室盧熊公武之鹿城隱居古人云境因人
此皆一時出群之材其文章節槩固非泯泯然而已者
又若顧權伯衡顧兼善子達嚴寅孟賓項駕叔俞善復

初皆進進而不已者誠非它郡所可彷彿也凡此皆考其
事瞭然明白所謂不傳于今必傳于後萬萬無一可疑者
夫農工醫卜亦有可觀况其才學足以名當世德譽足以
為人望而焯然高絕者乎然古人亦以名過其實者惟在
執事信而行之持至公之論去常人之見念聖人才難之
歎樂春秋與善之誠無一毫嫌疑以自沮則其先奉子之
事不得專美於前矣方今之時人皆以縱橫自高或偷安
自恣獨執事以論載事為直使掛名其中自誌不腐又使
使諸名跡傳之無窮此誠磊落喜事者之為也誠如是也
雖執事之玉山草堂無一字之褒亦將有以盛傳於後世
也區區之見忘其踈愚遂言其槩伏惟更加搜訪使
滄海無遺珠之歎惜乎時不可失也惟執事諒之

奉行鄉飲禮序

國朝余氣

皇帝龍飛六二載待詔天下

時為萬石長奉詔惟謹延即其鄉賓禮耆英遠邁專至
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幡然在席九十八七
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節
觀者如堵墻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若共

欣笑言載途鄉上大夫紀其事而誄之吾友余彥智以書
走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益堅於戲鄉飲不行
久矣黃鮒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日不識賓介之儀蓋百
有餘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世曠典一旦而復之
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 盛世獲觀盛禮之行乃能率先
鄉人我冠博帶與靡眉見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
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黨為勤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
者矣世有儀鐘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食羔舉觴浮白
挾吳姬侍趙以弦箏搏拊歌鳴鳴以極一時之樂焉誠所
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卿如無逸
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一寓於是
乎叶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為我謝
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
鄉人他日聖書惟汝嘉尚勉旃哉

崑山縣知縣襄陽鄭侯行狀

侯諱達字叔通姓鄭

福祖善友父庸末樂初庸隸藉襄陽帝今為襄陽人侯念
上世無仕者勝社即發憤讀書修文辭圖進取無攻真行

書教授武臣子弟數十輩時襄陽府學鄉試三院科提調
官聞族名格入補學官弟子宣德乙卯遂選湖廣秋闈第
六人考其策皆鑿鑿有用之言表章三問於試錄明年卒
業太學業成授陝西盤匡縣知縣盤匡舊有西洛峪水渠
在勝國時為農利甚博後彼耕者夷之漫為陸壤令數代
無有注意者侯至取原規改而正之農賴以濟詳載訓導
長安董樹所撰廣濟渠記高乙坐大辟囚繫九年侯謝其
究得不死三考書最朝廷賜勅有撫字克勤之褒封父
如其官母王妻馮皆孺人景泰五年蘓松大飢大疫死者
枕藉貧民牽扶入城市乞食旦人而夕鬼主縣者莫能措
手稱病去巡撫尚書李公意時勢若此必得有為者更茲
士以極民艱具奏時侯在選部該進秩乃陞食從六品俸
仍未知縣事崑為弊積久濟農預備諸倉雖有登載之數
而實十無二三候下車計實在數合諸貧民之數戶不過
三斗土塊藁秸半之民雖入手終無以為計子棄父夫棄
妻老弱待盡侯乃日夜遍詣稍贏餘之家諭以禍福官與
文券隨其多寡而稱貸之得穀數千斛於是分集將委
聖旨於僧寺道觀日給粥二次凡官有廢材神壇封木悉

取以供薪爨病有藥禮請致仕良醫副高冲明掌其事
心焦思黑髮變白及秋高知頗稔且水退遣歸復業嚮
盧舍已為糊口所廢侯又市竹架屋為經紀之春復給以
穀種俾里正假以耕具凡可用心者無一不至此侯在崑
第一事初荒時民食犬賣皮犬盡食糟糠麥查糟糠麥查
盡食草根剗皮草根剗皮盡別無可食時屬縣有折糧白
金數萬兩在府侯痛以為言太守誤聽群議持往湖襄羅
米舍近之遠則涸轍之鮒無以為命矣此民之所以重困
也宅如巡江千戶索財擾民發其事千戶充軍隨從都御
史知事擅攬威權上書直言其奸齊學諭陳登有治才儒
士周號有文學咸與推轂日進老儒龔大章沈誠學于堂
咨訪民事得失利病咸聽盡言為鄉試簾外官者三會試
簾外官者一性至孝封君與母孺人皆在原籍心不怠思
言不置口語及必墮淚去年冬滿初考即日趨裝上道冀
得奏請歸侍棧事嚴上司俾姑視事不得去則不如意天
順二年閏二月十八日患癰閉七日卒嗚呼侯謙恭節儉
盡心乃職布袍蔬食畧無富貴氣味所謂憂民如有病見
容似無官侯誠有焉所著有尊生彙十卷子辱侯愛敬於

其竣不能無情謹述數事授諸孤俾乞銘於立言信後者焉謹狀

龔安節舊祠記

月並明三代

以下士全此二者蓋不多得

崑山龔安節先生生當國初終者不仕其於君臣父子之際有甚難言者先生決擇精微造詣純一以詩文名家未嘗語及心事而剛毅正大之氣耿耿不磨詎止崑邑之士哉其天下百世之師乎夫居高位建偉烈者世非無人如先生以布衣窮儒貧賤孤獨迄於老死身任綱常之重不遺餘力隱然無迹可見者有幾求之古人不在靖節偉元之下其於本朝當為人品第一世有先生其人教之幸為有司者不有以尊顯之是重爵祿而輕德義先生已矣柰風俗何吾不敢也余初筮仕於崑嘗拜先生之墓改富春橋淫祠一區以祀先生祠而通衢構樓三楹為之門榜曰安節龔先生祠選龔氏子孫讀書其中且俾遠近之人來往而觀法焉余既以憂去復知常熟距崑百里先生祠事又將十年矣其裔孫震坤二進士為余謂人請余求記余重有感也因託之立石以紀歲月俟後之君

子增其未備且母為異端所奪尚庶幾乎先生名詔字大章別號鈍菴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云弘治戊午冬十月

楊侯清理田賦記

田之法廢也

莫要於田均賦莫善於井井

之法橫焉溢田之名亦焚然雜採重者曰官田輕者曰民田賦則重輕頓相倍蓰近世仍之未之裁酌遂為成法務在取盈以足常賦不均之嘆溢於道路莫之能告也然賦莫重於蘇松崑山又蘇松之重者民弗能勝弊源益漫宣德間周文襄公忱受命董其事而撫綏之凡田區以領置畝以類圩圩以字拆號以數編賦以則定其冊曰冰水圖曰魚鱗以序姓氏以正封血於是田有定數賦有常額其間肥瘠高下之等未遑創議歲久籍殘胥徒倚好規利紊亂甲乙飛詭懸蕩濫若匪關會計不足則加賦於民羨積之餘則歸諸私橐遂使純良小民賦贏而瓦薄產去而賦存者訟牒蝟興浦案山積監司安其常守令制於分豪強飭利營議沮撓欲湧滌而一新之亦難矣同安楊侯

春尹豈之明年洞測民隱核之父老告之神明方立清查之議然任之靡所顧避令邑民陳表以供役遣蚤夜自勵蒐輯古圖籍稽之故額索弊端而比之法其自首者聽發匿伏之奸釐減增之弊一圖籍可憑燦若指掌巧者靡容其喙拙者獲饗其成計其清出之數得米二千九百石有畸雖不能盡復文襄之舊而今日之圖籍真後日之文獻也豈曰小補之哉或曰若之何而後可以均田均賦以立不刊之典曰夫田固有亢而瘠有下而瘠者亦千百中之一二也請於上責之良有司先察其瘠之甚者而酌之而薄其賦於是盡取其餘酌而均之夫疇曰不可候今就辟夙駕在道耆民感信葦坂不可得請紀其績於石以告來者

蘇州府清理田糧錄序

儀再守蘇州之三年量田攤

謝之曰儀何勞之有竊念蘓東南一府耳其賦當天下一什二賦既劇繁而田額漸失其初為弊滋蔓患害極矣際此而不知所以救正之則豪強獨擅其利安忍斯民之立困于是故量田則事核而田賦無所隱攤耗則賦平而正額

無所虧斯二者救偏補蔽之大本一本正則百弊以革必革則百利以興縱不取必其為盡善也其於斯民之瘡痍不少有瘳乎且夫量田之議也大臣踈於朝而得請牽攤之法也却守試於湖而有微薄兩舉之固憊之心亦儀之責耳又何辭然吾於斯二者則又嘗請於撫按重臣詢於州正縣長問於賢士大夫以及鄉老然後乃敢行之嗚呼今日之舉上一諸賢之助也儀則奚勞邪乃若所謂開荒公古無微之地其賦凡十一萬五千七百石有奇謀求所以抵補之者甚亦嘗竊有請焉取其六於各邑所隱之田取其四於兩京雜稅之內則足以相準矣擅減公家之賦所不故也使民世入無田之賦吾獨恐平哉既已謝客因檢閱於官箐凡奏議移文書呈問辯得於上下者若于言悉使佐書錄之類比條分萃而成冊則敬序其前而刻諸梓焉菲才陋識非將以自伐也查錄則可考可考則易知使世有厚譽我者縉是錄也當知其非一人之勞其或有非我者則亦當原議也蚤夜不怠蘇民之意乎嘉靖庚子仲春既望

攤耗派徵說 賦于下寄之金花銀一兩舊准米四石而子
 准米二石米價三錢八分而子准五錢不有病于民歟
 曰子過矣論折色者當考夫銀數之贏虧不當較夫准米
 之多寡蓋米數可增可減而銀數則一定而不移也以
 洲一縣言之本色平米二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八石零
 金花銀五萬兩白銀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兩零若照舊
 例金花准四石白銀准二石三斗共該本折平米五十六
 萬零每畝該米四斗五升六合以今二石准之止該平
 米四十四萬零每畝止該三斗七升五合以米准銀多則耗
 米增之少則耗米減之或增或減而金白銀一十萬二千
 六百之數則自若也毫厘絲忽可以增減否耶舊例金花
 准米四石今議准米二石蓋舊日金花二石為實米二石
 為虛數儀止派實米二石其二十萬石儀止派十萬石其十
 萬石之虛數則削而不派名雖二石其實即舊日之四石
 也論者不察耗米之減而但欲准米之多不審實數之如
 言而但較虛數之減舊何耶客曰子好異無惑乎衆論之

也輕之重之與時合之人將何言欤予曰豈好異哉
 得已也異時奸書愚弄官民與嬰兒無異駕為支離
 曰白銀准若干金花准若干必如是而後有益于民
 國有常賦賦有定額豈可以私智增之減之耶不過
 參差不一之則而為已侵漁之地耳官府卒為所罔
 知百姓陰受其禍而不覺予不得已取其不一者通
 之而畫為至一之法使奸書無以高下其手富者不
 有利而就輕貧者不得以無利而存重為地方計蓋
 詩也百姓皆吾赤子也於彼何
 務欲害之耶客曰唯謹受命矣

縣志卷之八終



